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20 冊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疑難字研究

金俊秀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疑難字研究／金俊秀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 97〕

序 4+ 目 2+22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編：第 20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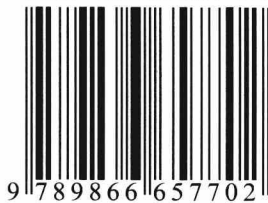
ISBN：978-986-6657-70-2（精裝）

1. 簡牘文字 2. 研究考訂

796.8

97012767

ISBN - 978-986-6657-70-2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 編 第二十冊

ISBN：978-986-6657-70-2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疑難字研究

作 者 金俊秀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七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疑難字研究

金俊秀 著

作者簡介

金俊秀 (Kim, Jun-soo)

韓國首爾人，1977 年生。2000 年 2 月韓國漢陽大學中文系畢業。2007 年 6 月獲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學位，現就讀於同校同所博士班。

提 要

今人研讀出土文獻，其所以從文字解讀著手，是因為畢竟它是以古文字所寫成，時間的隔閡、文字使用習慣的不同，使通讀更加困難。尤其戰國時期整個社會處於劇烈的變革之中，這對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皆起了莫大的影響，文字使用方面亦不例外，更是影響深遠。講得更具體一些，該時期文字使用人數日益增多，其應用範圍亦空前擴大，導致文字形體上的各種譌變，諸如簡化、繁化、異化、同化等。所幸，近五十年以來，戰國文字材料不斷出土，吸引了一批批研究者投入，如今該學科已有大幅度的進步。其中成為大宗的，無疑是楚文字。1950 年代開始在大陸各地出土的楚簡，已使楚文字躍為學者討論的焦點。到了 1996 年上海博物館購自香港古玩市場的大批楚簡，繼郭店楚簡以後，又掀起新的一波學術高峰。其資料自從 2001 年起陸續公佈，正在震驚著全世界的漢學界。

2004 年 12 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正式出版。書中共發表七篇，依次為〈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脾〉、〈東大王泊旱〉、〈內豐〉、〈相邦之道〉、〈曹沫之陳〉，皆前此未見之古佚文獻。原書中馬承源、陳佩芬、濮茅左、李朝遠、張光裕、李零先生等諸位整理者已經做了很好的梳理，然而部分內容仍存爭議，造成釋讀上的困難。是以本論文針對其中特別有爭議性的文字，即所謂的「疑難字」，進行討論。

本論文主要研究目的有二：首先是個別疑難字的形、音、義方面的探討；由於戰國文字上承商周甲金文，下啟秦篆漢隸，是重要環節，因此其討論範圍不受限於戰國楚文字。其次，盡量去釐清其在簡文中的用法，以便能夠通讀簡文。簡言之，為得到正確的釋讀，先應滌除文字上的障礙，此為本論文之目的所在。

序

季旭昇

我對韓籍同學一向很有好感，大約是由於我就讀碩士班時的同班韓國同學都很用功，很有拼勁，充分顯示出大韓民族不服輸的性格。我所指導過的幾位韓籍同學也莫不皆然，金俊秀棣便是其中的一個典範。

俊秀進入臺灣師大國文系碩士班後，很早就來找我，說是韓國老師的推薦，希望請我擔任他的指導老師。求學期間，俊秀的表現讓我非常欣賞，待人處事彬彬有禮，求學問道奮發用功，與學長同儕切磋論學，功力進步得很快，較之本地同學，毫不遜色。

等到要開始撰寫碩士論文時，我給俊秀的題目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疑難字研究》。我指導的其他同屆本地同學都是做《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單篇的研究，因此俊秀的這個題目其實難度是比較高的，因為涵蓋的範圍較廣。隨著他論文逐步完成，我對他的能力及論文水準也日益放心，他能夠「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而且在諸家說法中能夠冷靜分析，做出最精確的判斷，有些判斷甚至於改變了我的看法。例如第三章第三節附論二「楚簡中的『暴』字」，文中對於楚簡中「暴」字的分析，讓我完全同意，並且接受了他的看法。

本論文探討了「鄙」、「蕞」、「格」、「狀(幸)」、「瞽」、「庾」、「害」、「𠂔」、「褻」、「𦵏」、「盥」、「祝」、「聿」、「𡗗」、「伎」、「丨」、「愼」、「戩」、「戩」、「髟」、「𧄸」、「𣎵」等字，由這些字幾乎都是電腦中打不出來的，就可以看出這些字都不是好惹的，每個字都是高難度的挑戰。俊秀在戰國文字的榛莽中能夠披荊斬棘，開出一片天地，可以說是極為難得。他對每一個字的字形考辨，都能夠條分縷析，證據充分，結論自然令人信服。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兼容並蓄，孔子當年有教無類，因此其道能夠傳之久遠。我雖不材，任教上庠多年，一直以此自勉，對外國同學一視同仁，傾囊相授，也希

望外國同學能和本地同學同一標準，勉力向學。俊秀在臺多年，相信體會自深，所得亦多。我對他的期望也很高，相信他在順利進入博士班之後，能夠憑藉著碩士論文的基礎，更上層樓，致廣大，盡精微，對世界人類文明做出有意義的貢獻，這才不負他在華多年，燈火雞鳴的辛勞。

承蒙花木蘭出版社厚愛，將為俊秀出書，並索序於我。我推重其人，因樂於推薦其書。《上博》楚簡的文字考釋固然難度甚高，但其材料價值，有更在文字考釋之外者，昔賢云「筆墨之外有主張」，與俊秀及讀者共勉之。

季旭昇 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一日序於臺北市

自序

幼時家母特別注重我的教育，在入小學前便安排我學習書法。起初，在半強迫的情況下，總是無法領略書法的美感，然對漢字字形的千姿百態愈來愈感到好奇，而對學習漢字感到興味盎然。高中時期研讀日文時，我更用心學習每個字。原本是基於日文學習上的需求，但後來卻被中國文字的深奧奇妙所吸引，因此打消了以日文系為第一志願的念頭，而決定進入中文系。大學期間，一直醉心於吸收中華文化，從未後悔選擇這條路，但唯一遺憾的是，讀大陸書籍時，面對那些簡化字：無數的字形結構不但被嚴重破壞，而且有的甚至被毫無相干的同音字所取代，令人感到痛心不已。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負笈抵臺，於師大附設國語中心研習國文。是時旁聽了許師鈸輝之文字學課（大學部二年級課程），起初雖感吃力，然同時亦深刻體會到中國文字學之廣博，這使我更加期勉自己。翌年，有幸考上師大國文研究所，在兩年修課期間中，修習了許師鈸輝的甲骨文研討及金文研討、季師旭昇的秦漢魏晉篆隸研討及戰國文字研討。此外，也旁聽了兩位老師在大學部所開設的文字學相關課程。俊秀雖不敏，但在如此專業薰陶下，慢慢對古文字學有了初步的認識，並感到對於當今古文字學界而言，戰國文字研究才是當務之急。因此從二年級開始參加季師所主持的「戰國文字讀書會」，會中以何琳儀先生之《戰國古文字典》為教材，每個字都去細心檢討，若遇到可議之處，季師則授予最合理的思考方向，引領我們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求學之路，猶若航行，茫茫大海，看似無涯，幸而有座燈塔引導，不致於讓船隻迷航。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也曾感到挫折、沮喪，但每每在季師的引導之下，皆順利渡過難關。業師的諄諄教誨，俊秀豈能輕易忘記！

最後，由衷感謝我的雙親，若沒有家人的包容和支持，我肯定是無法走到這裏的。

由於個人學識淺薄，論文中必有許多缺陷，祈請諸家指正。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廿九日
〔韓〕金俊秀 謹序於臺北泰順街寓所

凡 例

- (1) 本論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註 1〕一書中的疑難字爲主要討論對象。
- (2) 凡古文字字形皆以掃描方式錄入爲數位圖像，然後利用電腦影像程序（Photo shop 6.0）處理之：力求清晰易辨，儘量去復原原形。
- (3) 古文字隸定字形基本上使用中央研究院所研發之「漢字構形資料庫」〔註 2〕，然間或仍有所缺者（如上博簡初見字形），則由筆者親自造字。
- (4) 引文中遵從各家隸定，不作硬性的統一，然或視需要注明與其相應之本文隸定。
- (5) 本論文採用陳師新雄《古音研究》〔註 3〕的上古音體系，其所訂古韻卅二部，與大陸學者習用之王力廿九部，名稱上或有所出入。引文中不作硬性的統一，本文中亦不作一一註明，請參看附錄「上古韻部對照表」。關於上古音的歸類，參照《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註 4〕。除個別需要外，一般只標上古聲紐和韻部，不做擬音。
- (6) 《說文解字》釋文以大徐本爲底，所用版本爲同治十二年番禺陳昌治刻本〔註 5〕。

〔註 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2 月初版）。

〔註 2〕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文獻處理實驗室、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聯合製作「中文電腦缺字解決方案—漢字構形資料庫 2.33」（2006 年 5 月修訂）。

〔註 3〕 陳師新雄《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 11 月初版第 2 刷）。

〔註 4〕 鍾宗憲主編〔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增修 1 版第 2 刷）。

〔註 5〕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2 月第 22 刷）。

- (7) 爲敘述方便，本論文中經常以「△」符號代替論證中之古文字。
- (8) 凡引清儒、民國以來學者之說，本文中一律使用標楷體。其餘引古籍文字，除了分開處理者外，僅加上「」號，不改字體。
- (9) 簡文釋文中所用各家意見，爲避免繁瑣，除論證中之文字相關意見外，恕不一一注出。
- (10) 簡號以【】中加阿拉伯數字標在每簡簡末。
- (11) 授業師稱某師，其餘依學界慣例，直呼姓名。



目

次

序 季旭昇	
自序	
凡例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采風曲目	11
第一節 說「邠」	11
第二節 說「藁」	19
第三章 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脾	27
第一節 說「裕」	27
第二節 說「狀」	34
附論一、「𠂔」讀「箭」	42
附論二、「至」从「𠂔(矢)」得聲	43
附論三、「矢」、「箭」同源	44
第三節 說「瞽」	46
附論一、匣紐能否通唇音？	59
附論二、楚簡中的「暴」字	61
第四章 東大王泊旱	71
第一節 說「庾」	71
第二節 說「害」	88
附論一、文字的糅合	102
第三節 說「𠂔」	110
第五章 曹沫之陳	121
第一節 說「褻」	121
第二節 說「𣎵」	131
第三節 說「盥」	141
第四節 說「祝」	147
附論一、柞伯簋的「祝」字	157
附論二、「𠂔」的來源	161
第五節 說「𣎵」	165
第六節 說「𣎵」	172
附論一、「𠂔」的來源	179
附論二、楚簡中「慎」字的寫法	184
第七節 說「𣎵」、「𣎵」	186
第八節 說「𣎵」	193
附論一、「𣎵」與「𣎵」	199
第六章 結論	205
徵引論文及書目	209
附錄、上古韻部對照表	223

第一章 緒 論

壹、前 言

今人研讀出土文獻，其所以從文字解讀著手，是因為畢竟它是以古文字所寫成，時間的隔閡、文字使用習慣的不同，使通讀更加困難。尤其戰國時期整個社會處於劇烈的變革之中，這對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皆起了莫大的影響，文字使用方面亦不例外，更是影響深遠。講得更具體一些，該時期文字使用人數日益增多，其應用範圍亦空前擴大，導致文字形體上的各種譌變，諸如簡化、繁化、異化、同化等。所幸，近五十年以來，戰國文字材料不斷出土，吸引了一批批研究者投入，如今該學科已有大幅度的進步。其中成為大宗的，無疑是楚文字。1950年代開始在大陸各地出土的楚簡，已使楚文字躍為學者討論的焦點。到了1996年上海博物館購自香港古玩市場的大批楚簡，繼郭店楚簡以後，又掀起新的一波學術高峰。其資料自從2001年起陸續公佈，正在震驚著全世界的漢學界。

2004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註1〕正式出版。書中共發表七篇，依次為〈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脾〉、〈東大王泊旱〉、〈內豐〉、〈相邦之道〉、〈曹沫之陳〉，皆前此未見之古佚文獻。原書中馬承源、陳佩芬、濮茅左、李朝遠、張光裕、李零先生等諸位整理者已經做了很好的梳理，然而部分內容仍存爭議，造成釋讀上的困難。是以本論文針對其中特別有爭議性的文字，即所謂的「疑難字」，進行討論。

本論文主要研究目的有二：首先是個別疑難字的形、音、義方面的探討；由於

〔註1〕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初版）。

戰國文字上承商周甲金文，下啓秦篆漢隸，是重要環節，因此其討論範圍不受限於戰國楚文字。其次，盡量去釐清其在簡文中的用法，以便能夠通讀簡文。簡言之，爲得到正確的釋讀，先應滌除文字上的障礙，此爲本論文之目的所在。

貳、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百年來，大量的古文字材料不斷出土，使學者應接不暇，驚喜連連。這些材料對於整個學術的發展貢獻極大，尤其文字學方面藉以得到了空前的進步。現在我們要特別予以關注的是七十年代以後的有關簡帛材料的考古發掘，其數量之龐大，內容之豐富，足以使研究者大量投入，迄今相關研究成果亦相當豐碩，已蔚成一門新的學問，正如巨儒王國維所云：「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註2〕茲將最近二三十年中的重要發掘略述如下：

- 一、馬王堆漢墓帛書：1973年發掘湖南長沙馬王堆2號與3號兩座漢墓，其中在3號墓出土了一批帛書，總共有十多萬字，其中包括有《老子》、《周易》等二十多種古籍，內容涉及古代的思想、歷史、軍事、天文、曆法、地理、醫學等。〔註3〕
- 二、睡虎地秦墓竹簡：1975年湖北雲夢縣，共發掘墓葬12座，其中11號墓出土竹簡，有字簡共計1,155枚，總字數達4萬餘字，內容爲法律文書、文告、日書等。〔註4〕
- 三、曾侯乙墓竹簡：1978年湖北隨縣發掘曾侯乙墓，所出竹簡共240餘枚，約6,600字，大都保存完整，所記爲葬儀用之車馬及車上配件、武器、甲冑和駕車官吏。〔註5〕
- 四、包山楚墓竹簡：1987年湖北荊門市包山大崗上，共發掘墓葬9座，其中2號墓出土竹簡，有字簡共計278枚，總字數達12,472字，內容大抵可分爲

〔註2〕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靜庵文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頁203。該文中王氏說：「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注《左傳》，稍後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說……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註3〕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出版說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3月初版），頁1～3。

〔註4〕季勳〈雲夢睡虎地秦簡概述〉《文物》1976年第5期，頁6～7。

〔註5〕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上）·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頁452～458。

卜筮祭禱記錄、司法文書、遺策等幾項。〔註6〕

五、郭店楚墓竹簡：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1號墓遭盜掘，隨後荊門博物館進行搶救性清理發掘，得出一批竹簡，有字簡共存730枚，總字數達12,626字，其內容大多屬於儒家學派的著作。〔註7〕

六、上海博物館藏竹簡：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玩市場購得一批竹簡，經過專家研究，判定為戰國楚簡，簡數共約1200餘枚，總字數約有35,000字左右，數量相當可觀，其內容涉及有八十部戰國古籍。〔註8〕自從2001年起，每年依序發行一冊，至今已出到第六冊。

如同上列資料，其中戰國楚文字材料則成為大宗，李學勤先生如此陳述楚文字研究的重要性：

現在大家看到的戰國簡帛書籍皆出於楚墓，這就使我們對當時的楚文字得有更多的認識。然而六國雖說「文字異形」，彼此究竟有不少共通之處，楚文字研究可成為六國古文研究的突破口。同時，古文內又蘊含著許多商周以來傳襲的寫法，為解讀更早的文字充當了鑰匙。〔註9〕

這些出於楚墓的古文字資料，為研究者展現了以往從未見過的種種文字現象，使得戰國時期實際文字使用情況變得更加清晰。尤其楚文字研究便受賜於新出土材料，則取得了非常令人矚目的成就，不僅如此，學者運用其新研究成果，成功地考定了些以往未能釋破的商周文字。如果說「如今楚文字研究正推動著整個文字學的發展」也絕非誇辭。

目下海內外有不少學者在刻苦鑽研這一門新學科，但仍有許多地方亟待深入開展，並且已出土的材料有不少尚未整理公佈，預期今後還將有新材料陸續面世。我們正處於這樣的時代，楚文字的研究意義與必要性，實不言而喻。

參、研究方法

考釋戰國楚簡文字應該採取甚麼步驟，利用甚麼方法，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或

〔註6〕 包山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包山二號楚墓簡牘概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初版），頁3～15。

〔註7〕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前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1～2。

〔註8〕 李師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自序》（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7月初版），頁1。

〔註9〕 李學勤〈簡帛書籍的發現及其影響〉《文物》1999年第10期，頁42。

結論，並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進一步的突破與發展，這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關於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前人說過不少，各有所見。現在，筆者根據個人撰寫此論文的一點粗淺的體會，針對考釋楚簡文字，陳述一些鄙見，僅供大家作參考。

考釋某一個字，一般從搜集相關材料入手，此時我們往往會面對各家的不同見解。其實，每門學科都會如此，而戰國文字這一領域尤為甚然，有時十家有十種說法，這就要參看其他相關材料互相比證。下面從形體、古音、訓詁三方面來討論「如何考釋楚簡文字」此一問題。

一、形 體

考釋古文字，首先要正確地辨識出其字形結構，如果這第一步踏錯了，以後的釋讀自然都只能是空談。于省吾曾云：「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與義或一時不可確知，然其字形則為確切不移的客觀存在。因而字形是我們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的唯一基礎」（註10）中國文字學自古以來重視形體，即有「以形為主」的傳統觀念，這無疑是正確的。我們該如何知道前人對字形的認知是否正確呢？又如何知道眾多說法當中何者為可從呢？筆者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全面性的字形比對」。舉例而言，《上博（四）·昭王毀室》「𠂔」字，原考釋認為其左半从「𠂔（逆字所从）」，然而我們經過全面性的字形比對以後，便可發現它並不是「𠂔」，而是倒寫的「矢」。（註11）再舉一例，至於《郭店·成之聞之》「𠂔」字的字形來源，學界以往有兩種看法，或認為與「𠂔」有關，或認為與「𠂔」有關，遇到此類問題，我們首先要彙整相關字形，然後作一番全面性的字形比對，如此才能確定其字形來源應該是與「𠂔」有關。（註12）

目前已公佈的楚簡文字材料相當的多，在這龐大的資料庫裡面，能夠一個不漏的找出所要的字形，實不容易。幸好已有幾本不錯的楚文字文字編，我們可以把它們當作工具書來運用，如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註13）、李守奎《楚文字編》（註14），這兩本都很好，應該充分的加以利用。但不管任何工具書都會避免不了一些錯誤，這是我們使用上應當要注意的。還有一點，雖然在考釋楚簡文字，但僅搜集楚簡文字中的相關字形，當然不能說「全面性的字形比對」，楚文字上承商周甲金文，下啓秦漢篆隸，因此還得認識其字形發展的全過程。本論文的字形表有時也會

〔註10〕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序》（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月第4刷），3~4頁。

〔註11〕 詳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二節〈說「𠂔」〉。

〔註12〕 詳見本論文第五章第八節〈說「𠂔」〉。

〔註13〕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註14〕 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初版）。

視需要將甲金文字形都納入進去，是基於如此考量的。此外，有時還要探討隸楷以後的字形發展。舉例而言，本論文通過「隸楷字形比對」，而確定「執」、「執」二旁的混同是隸書以後的字形譌變所造成，據以反駁將楚文字「執」視為「執」之譌的看法。^{〔註15〕}

最後想要強調的是，親手摹寫的重要性。要辨識古文字形體，光靠一些文字編，仍有不足，而應透過平時勤於摹寫，熟悉此一文字體系。

二、古 音

考釋楚簡文字時，上古音方面的知識是不可缺少的。在這裡不得不指出過去部分學者談古音時，其標準往往過於寬鬆，導致不諦之論。甚至有時僅管雙聲，不顧及韻部，便認為二字聲韻關係可以成立；或僅管疊韻，不顧及聲紐，就認為二字聲韻關係可以成立。王力曾云：

如果僅僅是疊韻，而聲母相差較遠，或者僅僅是雙聲，而韻母相差較遠，就不能產生別字。例如此京人把「驅使」寫成「趨使」，「絕對」寫成「決對」，上海人和廣州人就不會寫這一類的別字，因為它們在上海話和廣州話裏僅僅是疊韻，而聲母相差較遠。又如上海人把「過問」寫成「顧問」，把「陸續」寫成「絡續」，北京人就不會寫這類的別字，因為它們在北京話裡僅僅是雙聲，而韻母相差較遠。因此同音字的假借是比較可信的：讀音十分相近（或者是既雙聲又疊韻，或者是聲母發音部位相同的疊韻字，或者是韻母相近的雙聲字）的假借也還是可能的。而談古音通假的學者們卻往往喜歡把古音通假的範圍擴大到一切的雙聲疊韻，這樣就讓穿鑿附會的人有廣闊的天地，能夠左右逢源，隨心所欲。雙聲疊韻（包括準雙聲、準疊韻）的機會是很多的，字與字之間常常有這樣那樣的瓜葛，只要注釋家靈機一動，大膽假設一下，很容易就能攀上關係。曾經有人認為楊朱就是莊周，因為「莊」「楊」疊韻，「周」「朱」雙聲；這樣濫用古音通假，不難把雞說成狗，把紅說成黃，因為「雞」「狗」雙聲，「紅」「黃」雙聲；又不難把松說成桐，把旦說成晚，因為「松」「桐」疊韻，「旦」「晚」疊韻。這好像是笑話，其實古音通假的誤解和濫用害處很大，如果變本加厲，非到這個地步不止。在語音學知識比較不普遍的時代，雙聲疊韻的現象被塗上一層神祕的色彩，似乎一講古音通假，就能令人深信不疑。現在我們

〔註15〕詳見本論文第五章第一節〈說「裘」〉。

知道，單憑雙聲疊韻，並不能在訓詁上說明甚麼問題。〔註16〕

講古音通轉時，必須要同時照顧聲紐和韻部，否則很難令人信服。先談韻部，本論文採用陳師新雄《古音研究》〔註17〕的上古音體系，該書中古韻分成三十二部、十二類，即「歌月元」、「脂質真」、「微沒諄」、「支錫耕」、「魚陽鐸」、「侯屋東」、「宵藥」、「幽覺冬」、「之職蒸」、「侵緝」、「怙添」、「盍談」。如果屬於同一類，我們認為它們是可以對轉的，此為一個大原則。在旁轉部分，主要參照《古音研究》所列旁轉之例，同時運用《古字通假會典》〔註18〕盡量翻查古書中的實際通假之例。至於旁對轉，我們認為A、B二部經常旁轉，B、C二部亦經常對轉的時候，A、C二部才可以旁對轉。舉例而言，真元旁轉、元月對轉，古書裡都很常見，因此本論文認為真月二部當可旁對轉。〔註19〕接下來談聲紐的部分。關於單聲母，一般分為唇、齒、舌、牙、喉五大系，但其中喉、牙二聲常互通（或認為本屬同類），因此就上古音通轉而言，實際上可以分成唇、齒、舌、喉牙四系。如果屬於同一系，我們認為它們是可以互通的，此亦為一個大原則。固然間或見不同系之間互通者，然而除非有足夠的證據，本論文對其保留。〔註20〕至於複聲母，我們基本上承認上古有之，但實際運用上，採取謹慎的態度。舉例而言，「歲」字之古聲母一般歸於心紐，且部分聲韻學家為之構擬*sk-複聲母，但本論文所採為濁喉音h-的看法。對此，除古音學上的證據之外，楚文字「𠂔」可作旁證。「𠂔」為「歲」之分化字，楚簡中一般讀「衛（匣／月）」，其疊加聲符「父」亦為匣紐字。〔註21〕

附帶一提，我們應要注意楚方言的特色。孟子說楚人許行是「馱舌之人」〔註22〕，可見當時中原雅言與楚語肯定已經是幾乎無法溝通。近些年來，楚簡材料大量出土，告訴我們楚方言的具體情況。舉例而言，「朕」之初文「𠂔」及从其得聲之若干字，如「𠂔」、「𠂔」、「𠂔」，楚簡中各讀作「寸」、「尊」、「𠂔」，皆為諄部字。由此不難推斷，戰國時期楚方言中部分蒸部字確實變讀作諄部。〔註23〕許慎有云：「言語異

〔註16〕王力《訓詁學上的一些問題》《王力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4月第2刷），頁526～527。此文原載於《中國語文》1962年1月號。

〔註17〕陳師新雄《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圖書，2000年11月第2刷）。

〔註18〕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7月第2刷）。

〔註19〕詳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二節〈說「𠂔」〉之附論一〈「𠂔」讀「箭」〉。

〔註20〕詳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三節〈說「𠂔」〉之附論一〈匣紐能否通唇音〉。

〔註21〕詳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三節〈說「𠂔」〉。

〔註22〕《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註23〕詳見第五章第六節〈說「𠂔」〉之附論一〈「𠂔」的來源〉。